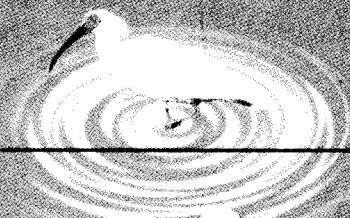


ZHUHUAN  
CHUNQIU



# 朱鹮春秋

ZHUHUANCHUNQIU

于晓平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鹮春秋/于晓平著.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12

ISBN 7-5419-8021-8

I. 朱… II. 于… III. ①朱鹮—保护—中国 IV. G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7456 号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181 号)

**陕西省印刷研究所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90×1240 32 开本 2.5 印张 47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10.5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厂址:西安汉城南路 62 号 邮编:710077 电话:4248234**



## 目 录

引 子	(1)
鸚类祖先和它们的大家族	(1)
朱鸚的悲惨命运	(10)
西伯利亚沼泽	(10)
朝鲜半岛越冬地	(10)
野生朱鸚的灭亡	(12)
希望的起点	(14)
艰难的历程	(18)
开拓者的足迹	(20)
我的老师	(23)
村本先生	(25)
乡间奇遇	(29)
生命的奥秘	(35)
巍巍秦岭	(35)
春夏秋冬	(37)
朱鸚的婚配	(46)
领域性	(51)
朱鸚如何获得它们的食物?	(54)
朱鸚的邻居们	(59)
羽色	(63)
网宠中的宠物	(67)



## 引 子

每年的春天,在自家的屋檐下总有几只呢喃筑巢的家燕。初夏的原野里,金黄色的麦田上空处处回荡着四声杜鹃的鸣叫声。晚秋时节,田坎上一株株火红的柿子树上集结着一群群啁啾不休的椋鸟。大雪覆盖地面的时候,成群的麻雀会闯进堂屋里来寻找食物。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60年代末,5岁的我随母亲被流放到了农村,从乡下人的鄙夷眼光中,我知道我们是不受欢迎的。所以鲜有同龄的伙伴与我这“狗崽子”玩耍,我只好独自一人坐在天井里,注视着这寂寞庭院里所发生的一切。天空飞过的小鸟,墙角吟唱的蟋蟀,地面上徐徐爬行的蜗牛,还有夜间忽隐忽显的萤火虫……正是这些可爱的小生灵抚慰了我稚嫩而又自卑的童心,我开始喜欢它们了。稍大一点的时候,我常常领着弟弟到小河沟里捉螃蟹,有时还能碰到一条较大的鲢鱼。大雁南飞的时候,我们能在麦田里捡到一筐筐喂猪用的雁粪。扫块空地,撒些谷物,在雪地里瑟缩啄食的麻雀会很容易上你的圈套。

一晃13年过去了,高考中第圆了家人的梦,我理所当然地报考了动物学专业,也遂了自己的心愿。

朱鸚是我毕业后遇到的第一个研究对象,再次置身于绿色的原野中,支离破碎的童年的梦又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的眼



前，我情不自禁地会有一种冲动。事过境迁，毕竟不同了。现代文明的发展使原先富饶的田野变成了现在肥沃的土地。人们掠夺原野里的各种资源，飞禽走兽日渐减少。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朱鹮已经被迫退缩到了人类经济活动的边缘，这个人类的伴生种同样经历了人间的风风雨雨。我们只顾自己，而它们在被遗忘的角落里苟延残喘。面对造物主赋予大自然的这近乎绝灭的生灵，许许多多的人为挽救它们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我了解和目睹了朱鹮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所以总想写点什么，以此唤醒沉睡的人们。

新的世纪到来了，我们的城市会越来越大，郊区会越来越远，空气污染会越来越严重，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尽是炫目的灯光和稠密的人群，刺耳的喇叭声使我们每一个人烦躁不安。于是人们把水族宫、鸟语林、爬虫馆纷纷搬进城市，想方设法给这喧闹的世界增添一点田野的情趣。尽管这些人为的绿色园地显得不是那么协调，但仍然引起了孩子们的浓厚兴趣，人们渴望和谐的自然和片刻的安宁。要求更高的人们则利用闲暇时间走出闹市，去游览风景名胜，领略真正的田园风光。

环境保护是21世纪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然保护是现代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陕西省野生动物资源管理工作站的曹永汉站长、卢西荣副站长、傅文凯同志，他们多年来为朱鹮的



保护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感谢陕西朱鹮保护观察站的领导和全体职工为朱鹮的保护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还要感谢两位年逾古稀的老者，陕西师范大学生物学系的教授王廷正老先生和西北大学生物学系的教授陈服官老先生，他们长期为朱鹮的保护研究出谋划策。

感谢所有为朱鹮的保护研究做出贡献的人们！

感谢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孜孜不倦的探索者！

祝愿我们的地球更加和平、繁荣、充满生机！

于晓平

1999年12月31日于西安



## 鸮类祖先和它们的大家族

人类祖先的诞生可追溯到3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现代人类的出现不过是3~5万年前的事。在漫漫的生命长河之中,人类的历史犹如瞬间的流星,转眼即逝。相比而言,鸮类的发生要早得多。在大约1亿年前的中生代后期,称霸地球数千万年的庞然大物——恐龙——承受不住巨大的环境压力渐渐衰灭了。鸟类世界由此兴盛,造化弄物,冥冥之中诞生了最早的鸮类,它们的化石发掘于6000万年前的始新世地层中。而且代表现代鸮类的若干化石种类也被陆续从世界不同地区的新生代地层中挖掘出来。沧海桑田,经过数千万年的演替进化,形成了现代的鸮类。鸮类是世界广布性鸟类,除了南极之外,所有的大陆均可见到它们的踪影,有26种之多,热带和亚热带是它们的主要生活区。



在绿树掩映的汉江河滨,一群朱鹮自由自在地活动。



非洲大陆是朱鹮生活的乐园。有曾飞翔于尼罗河畔的圣鹮<sup>1</sup>，有隐匿于茂密森林中的点胸鹮<sup>2</sup>和橄榄绿鹮<sup>3</sup>，还有藏身于马达加斯加森林中的凤头林鹮<sup>4</sup>。被大片的荒漠和草地覆盖着非洲，也生存着特有的鹮类，隐鹮<sup>5</sup>就生活于干旱地区，如草原、牧场等。除此之外，还有活动于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区的肉垂鹮<sup>6</sup>。

南美的亚马孙河孕育着肥沃的土地和大片森林，鹮类资源尤为丰富，达11种之多。如绿鹮<sup>7</sup>、裸脸鹮<sup>8</sup>栖息于林区，黄颈鹮<sup>9</sup>和黑脸鹮<sup>10</sup>主要生活在干旱地区和热带草原，后者甚至能飞到海拔5000米的安第斯高地寻找食物。

亚洲地区，特别是东南亚一带，气候温暖潮湿，森林资源丰富，也是鹮类生活的好去处。常见的种类有黑鹮<sup>11</sup>，东方黑鹮<sup>12</sup>、彩鹮<sup>13</sup>。本书的主人公朱鹮也是亚洲的特有种类，它的分布区曾经有中国、日本、西伯利亚和朝鲜半岛。

在我们看来，澳洲大陆近乎为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但在澳大利亚及其毗邻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摩鹿加群岛、所罗门群岛及巴斯海峡的若干岛屿也能见到两种鹮，它们是澳洲白鹮<sup>14</sup>和蓑颈白鹮<sup>15</sup>。欧洲东南部和北美（主要指美国南部的加利福尼亚）可见到彩鹮和美洲白鹮<sup>16</sup>。鹮类均有长而向下弯曲的嘴，颈部显得很长。虽然是涉禽类，但它们的腿并不像鹤、鹳、鹭类那样长。羽毛的颜色绚丽多彩，美洲白鹮、澳洲白鹮等体羽纯白；还有一些几乎全黑，如东方黑鹮和印度黑鹮；介于黑白两种极端羽色之间的种类，羽毛上常常具有绿色、铜色或紫色金属光泽的斑块。亮红色的美洲红鹮<sup>17</sup>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情况。

鹮类一般都喜欢群居生活。像美洲白鹮，能聚成数千只的大群，栖息之地遮天蔽日，如群鸦噪鸣，甚为壮观。而且群体



之中常混杂有其他种类，如鹤、鹭等涉禽。在多姿多彩的鸟类世界中，鸕类的叫声是难登大雅之堂。与八哥、画眉、鸚鵡常在旭日东升的清晨或夕阳西下的黄昏卖弄自己的歌喉不同，它们常常保持沉默，除非有特殊需求，它们只在求爱、受惊、恐吓对方时会发出粗糙、低沉、嘶哑并夹杂喉音的鸣声。

鸕类喜欢肉食，其取食方式别具一格。鹤、鹭都是依靠它们敏锐的视觉猎取食物，如苍鹭<sup>18</sup>常像个超脱尘缘的行者静静等候在浅水河或溪流旁边，待食物靠近时，便用其尖利的嘴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捉住食物。而小白鹭<sup>19</sup>则常在清澈的溪水或稻田中快速敏捷地疾步移动，追逐它们发现的美味佳肴。鸕类飞翔的速度并不慢，飞行能力也很强，而着陆后稍显笨拙。觅食时，常见它们慢慢悠悠地行走在稻田、沼泽或溪流中，用长长的嘴巴在水底泥层中摸来探去，有时将整个头部也没入水中，这就是鸕类所特有的触觉觅食。它们几乎不用眼睛，凡是触及其嘴尖的鱼、虾、蟹等活物都逃脱不了被生吞活剥的厄运。

大多数鸕类都是人类的伴生鸟类。它们甚至在村庄里的大树上筑巢。本世纪初古城西安的城墙之内都能看到朱鸕飞翔的身影。百年来的人口剧增占据了鸕类的生存空间，经济发展破坏了它们的栖息环境。正是人类的现代文明使鸕类惨遭屠戮。古埃及人把尼罗河当做生命的源泉和神的象征，因此每年洪季出现在河畔的鸕类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它们是神的使者。在古埃及人的眼里圣鸕是万能上帝和智慧的化身。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圣鸕也许是最先受到保护的鸟类。

隐鸕在欧洲的灭绝很富有戏剧性。瑞士医生 K. Gessner (1555)在他的《动物历史》(History of Animals)中描述了隐



鹮的特征：“大于鸡，被黑羽，脸部裸出并具长长的嘴”，Gessner称之为“森林渡鸦”。由于他的“出言不慎”，导致了隐鹮后来的悲惨结局，因为他说这种鸟的幼雏味道很美。加之气候、栖息地变化等原因，17世纪末隐鹮便在欧洲销声匿迹了。

20世纪初，隐鹮在北非和中东地区再次被发现。所有欧洲的博物馆和收藏家都争先获取这一神秘稀有鸟类的标本，直到借助于当地猎人将所有包括保留在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在内的大部分隐鹮巢区一扫而光。到本世纪中叶，仅有少数群体残存在土耳其东部的波利斯湾。而这并非巧合，因为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居民不仅认为挪亚从方舟里放出来的鸽子是和平的象征，他们还认为具有刀型弯嘴的黑鸟 Abu Mengel（隐鹮的地方名）是多产的象征。在他们的想像中，正是 Abu Mengel 引导挪亚和他的孩子们从亚拉拉山脉来到峡谷的小房子里，因而受到当地居民的崇拜和信仰。每年2月，当这种鸟从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南部飞来的时候，人们都要举行每年一度的重大庆典活动。然而一系列人为的事件破坏了这种和平的气氛。横跨在幼发拉底河上空的桥梁导致了渡船的消失，传播隐鹮传奇故事的艄公也不复存在。人口增加，其他地区无信仰居民大量迁入，到了1958年，一年一度的鹮类迎接庆典活动不再举行。顽皮的儿童也开始将石块扔向鸟巢，这一种类现在被认为已经绝灭。

鹮类总是被人类当做食物或玩物而遭到捕猎，特别是为了获得它们用做装饰品的亮丽羽毛。史前时代部落居民的捕猎不会对鸟类种群造成巨大伤害，那时人类只是扮演了生态系统中正常捕食者的角色。然而随着现代技术、文明和殖民者的到来，狩猎对某些种类就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这才是现代鹮类面临



的最严重的危机。虽然大部分鸚类在世界多数地区都受到保护，但因缺乏有效的控制，许多鸚类的繁殖地和越冬区仍然存在偷猎现象，持续性的副作用由此产生。

迄今为止有7种鸚类被列入世界级的濒危种类。以前生活于几内亚海湾的橄榄绿鸚最近被认为已经绝灭，圣多美岛上的这一种类无法适应弃耕后萌生的次生林，前途未卜；朱鹮从西伯利亚、朝鲜半岛和日本消失，仅在中国洋县残留少量种群；如果隐鸚的笼养种群能重新放归大自然的话，这将是创造生命的惊世之举；生活于东南亚的巨鸚和白肩鸚由于频繁的和居民的干扰也所剩无几。

鸚类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是造物主赋予大自然的生灵，它们有与我们人类同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倘若地球上只剩下人类和老鼠的话，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 Carson)的预言就会变成现实。她在《寂静的春天》(The Silient Spring)这样写道：“……天空无飞鸟，河中无鱼虾，成群的鸡鸭牛羊病倒和死亡，果树开花但不结果。农夫诉说着莫名其妙、接踵而来的怪病。生机勃勃的田野和村庄变得一片寂静，死亡的幽灵四处游荡。”多么凄惨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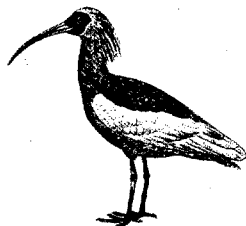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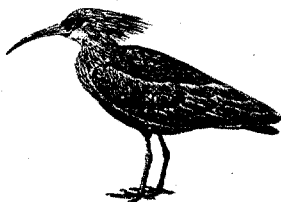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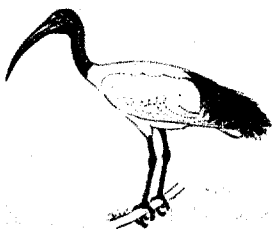
鸚类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万物之灵——人类的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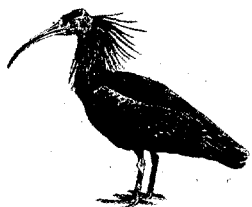
救救它们吧！



## 注:

1. 圣鷲(Sacred Ibis): 分布于非洲的鷲种之一。18世纪前尼罗河流域亦有分布, 古埃及人视其为神鸟, 因此留下许多木乃伊。体羽几乎全白, 头颈裸出部黑色。现存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部、马达加斯加和阿尔达布拉群岛。主要栖于河畔、湖边, 常与鹭类一同筑巢。单独或成小群在耕地及泥地中捕食蝗虫、蚯蚓、鱼蛙等。
2. 点胸鷲(Spot-breasted Ibis): 分布于利比亚、喀麦隆、加蓬、扎伊尔和安哥拉的东北部。全身渲染绿色光泽。警觉性强, 黄昏归巢时喜鸣叫。以湿地中水生昆虫、贝类等为食。
3. 橄榄绿鷲(Olive Ibis): 羽色与点胸鷲相似, 有4个亚种, 分布于非洲的不同地区。生活在森林深处, 少见。其中生活在赤道几内亚和圣多美岛上的矮橄榄绿鷲因无法适应弃耕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次生林而变得越来越稀少。
4. 凤头林鷲(Crestedwood Ibis): 体羽红褐带紫黑色光泽。栖于马达加斯加的森林深处, 常在林下落叶中取食。人类难以接近, 生活习性鲜为人知。
5. 隐鷲(Hermit Ibis): 世界四大濒危鷲类之一。全身沾绿紫色光泽。现存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土耳其的东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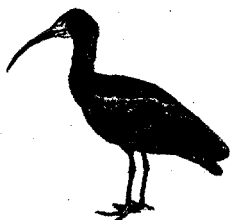




在悬崖上集体营巢，以蝗虫、甲虫、蜗牛为食。体格健壮，有异味。种群数量极少，国际鸟类保护组织从本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其种群的恢复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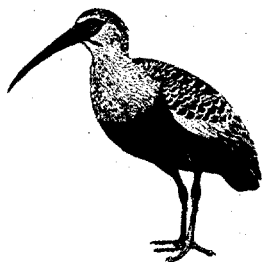
6. 肉垂鹮(Wattled Ibis): 羽色与橄榄绿鹮相似，喉下有一红色肉瘤。为埃塞俄比亚高地的特有种类。沿河边悬崖和荒地成群营巢，主食昆虫、蛙类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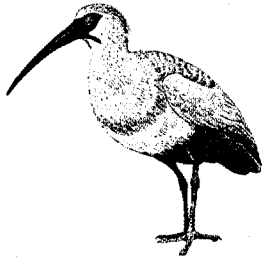
7. 绿鹮(Green Ibis): 生活于南美洲的小型鹮类。全身呈渲染古铜色光泽的墨绿色。栖息于热带、亚热带森林中的湿地和河岸等处。分布于哥斯达黎加、巴拉圭及阿根廷的东北部。



8. 裸脸鹮(Bare-faced Ibis): 南美的小型鹮类。全身黑色带青绿色光泽。主要生活在森林中的沼泽地和河岸边，也出现在热带草原及干滩地。有3个亚种，分布于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巴拉圭、乌拉圭和阿根廷。



9. 黄颈鹮(Buff-necked Ibis): 头颈部浅黄色，背部灰褐略沾古铜色光泽。栖息于热带低地沼泽和热带草原。羽色醒目，在觅食地和巢地之间列队飞翔。以蛙、蜥蜴和昆虫为食。营群巢于山崖裂缝处。有2个亚种，分布于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圭亚那、巴西、玻利维亚、巴拉圭、阿根廷及乌拉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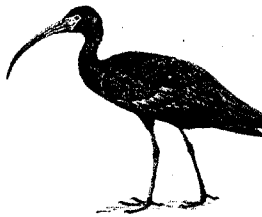
10. 黑脸鹮(Black-faced Ibis): 形态同黄颈鹮相似, 胸部浅黄。为山地性栖息种类。食物包括昆虫、蚯蚓、蛙类和鼠类。有2个亚种, 分布于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的安第斯高地及火地岛。



11. 黑鹮(Black Ibis): 东南亚鹮类的一种。体羽黑色沾古铜绿色光泽。喜栖于荒地、耕地等干燥地区。以昆虫和蚯蚓等为食, 较喜欢植物性食物。常成小群活动。分布于巴基斯坦、尼泊尔、印度及缅甸的部分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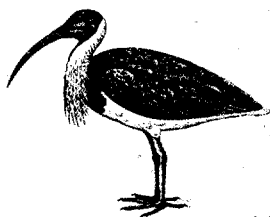
12. 东方黑鹮(Oriented Ibis): 后脑无疣瘤, 喉部皮肤青灰色。分布于缅甸中部、中国西南部和越南大部。

13. 彩鹮(Glossy Ibis): 小型鹮类。体羽褐色渲染黑绿紫色光泽。主要栖于内陆沼泽和草原湿地。喜食昆虫和螃蟹。集群性强, 常与鹭类或单独组成大群繁殖。分布极广, 在欧洲东南部、马达加斯加、东南亚、澳大利亚、西印度群岛等地都能见到它们的踪迹, 在中国也有繁殖的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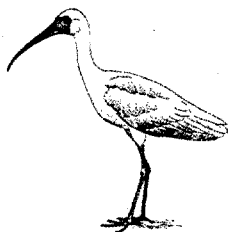


14. 澳洲白鹮(Australian White Ibis): 大洋洲的特有种类。全身几白色, 肩部沾绿色光泽。分布于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摩鹿加群岛。

15. 蓑颈白鹮(Straw-necked Ibis): 大洋洲的特有种类。除颈、腹、尾部白色外, 余部



黑色，背部带紫绿色光泽。以蝗虫等大量害虫为食。繁殖于澳大利亚内陆的耕地和大平原。冬季可见于新几内亚、塔斯马尼亚岛和巴斯海峡的若干岛屿。



16. 美洲白鹮(American White Ibis): 体型小，全身白色，翼尖黑。常以很大的群体活动于海岸附近的淡水或咸水湿地中。以甲壳类、鱼类、蛙类、昆虫类等为食。主要分布于美国南部的加利福尼亚和中美洲的中部。



17. 美洲红鹮(Scarlet Ibis): 体羽呈亮红色，非常醒目。成小群活动，以甲壳类、软体动物、昆虫和小鱼为食。分布于哥伦比亚东北部、厄瓜多尔东部、委内瑞拉北部、圭亚那和巴西的亚马孙三角洲地区。

18. 苍鹭(Grey Heron): 属鹮形目、鹭科。全世界61种，中国21种。体羽灰色，翼端黑。嘴长而直，尖端锐利。世界广布种类。通常在浅水边等候食物到来，于水边树林或灌丛群体营巢。飞翔时缩颈、伸腿。

19. 小白鹭(Little Egret): 属鹮形目、鹭科。全体纯白色，嘴脚黑色。常单独或成群在沼泽、湖泊、河口等湿地中捕食鱼、虾、蛙等。常与其他鹭科鸟类混群营巢。亦为世界广布性种类。



## 朱鹮的悲惨命运

朱鹮是亚洲东部的特有珍禽，它的历史分布区包括西伯利亚东南部、朝鲜半岛、日本和中国。

### 西伯利亚沼泽

苏联朱鹮的历史分布局限于西伯利亚东部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乌苏里江上游的松阿察河和列夫河沿岸曾是该地朱鹮生存最集中的地方。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以北25公里处的泽加河是朱鹮分布区的北限，纬度达到了北纬 $53^{\circ} 30'$ 。这一区域在19世纪中叶以前分布着大片的沼泽湿地，交通阻塞，人烟稀少，而且常有强人出没。如此以来这里便成了野生动物的天然庇护所。沼泽四周小岛密布，林木繁茂，沼泽地中鱼虾丰富，朱鹮春来秋往，繁衍生息，好不逍遥。但是大量的移民迁入打破了自然界的这种平衡，人类在此开垦土地，大肆狩猎，滥砍乱伐。到19世纪60年代西方探险者Maak和Radde进入这一地区探险考察时，朱鹮已可归入珍禽之列了。以后的情况越来越糟，人们只能偶尔听到它们惨淡的鸣叫，偶尔见到它们飞翔的孤单身影。20世纪60年代初在兴凯湖哈桑湖确认了它们最后的存在，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这里的朱鹮在未得到人类充分研究保护之前就已惨遭毒手。

### 朝鲜半岛越冬地

本世纪50年代以前在朝鲜半岛可以见到大群的朱鹮。从半岛南部的木浦、釜山到北部的鸭绿江畔都有它们的踪迹。惟一



不同的是，它们仅仅出现在寒冷的冬季。大概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夏季繁殖的朱鹮是在这儿越冬的。随着世界范围内朱鹮数量减少，在朝鲜半岛越冬的个体也越来越少。50年代初，战争的硝烟弥漫着半岛，大同江在炮火的震撼下哭泣着。在这块几乎被硝烟炮火焚烧的土地上，它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惊弓之鸟，无处藏身。真可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人类向往和平，动物更需要和平安宁的环境。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创伤是永远无法愈合的。战后关于朱鹮的报道已经寥寥无几了。1974年，美国鸟类学家 Archibald 在三八线附近的板门店观察越冬的丹顶鹤时，幸运地发现了 4 只朱鹮。正是在这南北交界，人为活动较少的非军事区，可怜的鸟儿们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这也是整个半岛幸存的惟一朱鹮小群体。在后来的几年中，Archibald 一直连续跟踪观察它们，可惜到 1978 年冬只剩下 2 只了。在无望的情况下，Archibald 遂决定捕捉这 2 只鸟，并计划送往英国的泽西动物园。但事与愿违，一切容易引起纷争的举动，在这南北接壤的非军事区，都是绝对被禁止的，用火箭网捕鸟的计划就此宣告破产。一切都太晚了，人类此时的力量相对于茫茫的大自然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竟然连小小的两只鸟儿也挽救不了。从此以后，人们再也没有看到过它们。美丽的朱鹮从这一方水土永远地消失了。

“依稀可见，  
仿佛可见，  
但又看不见的鸟。  
你的叫声那么悲切凄凉，  
你要去哪里？”